

中国当代作家

CHONGGUO DANGDAI ZUOJIA
系列

霍达

国殇

穆斯林的葬礼·补天裂

未穿的红嫁衣 沉浮·红尘·搏浪天涯

秦皇父子·听雨楼随笔 抚剑堂诗抄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中国当代作家

ZHONGGUO DANGDAI ZUOJIA

系列

霍達

国殇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国殇/霍达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9

(中国当代作家·霍达系列)

ISBN 978-7-02-007256-9

I. 国… II. 霍… III. 报告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69170 号

责任编辑:杨 柳 装帧设计:刘 静
责任校对:韩志慧 责任印制:李 博

国 殇
霍 达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465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6.125 插页 4

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02-007256-9 定价 2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味隽永，题材内容全为精品，由名家撰写，装帧设计典雅大方，即
其中其以卷帙，无不精美绝伦，实为一套精品中的精品，堪称
出版界之大好机会，更是一场。革命（各件精品书）装帧设计
和内容的完美结合，实为精品中的精品，正至三出新书，敬请
。精工出版，装帧设计丛书出版，实为精品。

出版说明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降，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，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，相继涌现出一批生活积累丰厚、艺术准备充足、善于思考、勤于探索的作家。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、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艺术风格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，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水平。这些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，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；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影响力，不断地推出新作，超越自己。

今天，社会和文学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行进；写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表达方式、读者的需求和阅读趣味日趋多样；文学的娱乐功能受到重视；各种文学潮流兼容并包、各行其道。此时，全面系统地总结上述一批作家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，对当代文学事业，对作家、读者和文学工作者，对当前的图书市场，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基于这一认识，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“中国当代作家”系列丛书。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、风格鲜

明、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,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、归纳和择取;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,各系列卷数不等,每卷以其中某篇作品的标题(长篇作品以书名)命名。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出版计划,我们将每年推出三至五位作家的作品系列,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时,认为“苦行”二字不妥,问我是不是改为“苦刑”?我说不能改,这不是笔误,而是我刻意这么写的。“苦刑”是他人强加于你的刑罚,只能被动地承受,因此才深感其苦;而“苦行”是你主动地自找苦吃,虽苦而无怨,若“苦行僧”然。二者有着明显的不同,我取后者。

写作是一个自我“修炼”的过程,不断挑战自我、超越自我、升华自我的过程。回首几十年文学生涯,自然是苦多于乐,大半时间都花在了“众里寻他千百度”,然而,偶有“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的惊喜,顷刻间便抵消了所有的辛劳,所有的付出,由衷地感到今生不虚此行,庆幸我选择了文学,文学选择了我。

收在这部集子里的,是我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,一个个都是当年十月怀胎、一朝分娩,耗去了我的一份心血和一段生命,重新翻检时,像抚摸着自已的儿女。现在,他们都长大了,再一次整齐地排列成阵,去面对我的读者。母亲是不愿意当众评价儿女的,那就把这个权利留给读者吧,也许你能够猜到,哪一个是我最钟爱的。

2008年12月6日写于抚剑堂书屋

朱德到平直一战线，命李干野不并部高，管兵站亦直一战线，并部

”。李德到平直战线不并，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

出)李德到平直战线不并人李德到平直战线“：李德到平直战线

战土界界界大(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

战土界界大(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

战土界界大(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

战土界界大(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

战土界界大(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

战土界界大(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

战土界界大(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

战土界界大(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

战土界界大(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

战土界界大(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

战土界界大(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

战土界界大(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

战土界界大(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

战土界界大(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

战土界界大(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

战土界界大(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，李德到平直战线

在我因病入院之前，编辑同志便要我写一篇评论霍达同志的报告文学《国殇》的一文章，我一听到“国殇”这两个字，就心惊肉跳！我准知道这一定是一位满含着热爱祖国和一腔冤愤之心的作者，用自己的笔浸着血泪写的。入院以前的我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经不起这种刺激，便搁了下来。三个星期以后，从医院回来，才把这篇惊心动魄的文章看了一遍。我伤心而又担心。担心的是看到这篇文章以后能有权力处理的人，不会有时间来看它，看到它之后又“忙”得未必伤心！

但我想中国十亿人民之中，应该还有一些“关心祖国前途、民族命运的人们”。这些人虽然只是一些老百姓，一些“手无寸铁”的知识分子，但他们至少比我年轻一些，劲头大一些，也乐观一些。

《国殇》的作者，听说是一位女作家，虽没有同她见过面，但我佩服她的勇气，她把半边天撑下来了！我向她致敬！希望她一直坚持这样地写下去，至少我希望她不像我这个“多少事欲说还休”的老人！

《国殇》里那些为“国”而“殇”的知识分子，我一位也不认得，但他们的形象在我的脑子里是活灵活现的！因为这样的人物和他们的遭遇，不但科技界中有，社会科学界中也有，文艺界中也有，正如这篇文章里说的：“我国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知识分子共约六百万，他们勤勤恳恳、兢兢业业地埋头苦干了几十年，‘文革’过后（“文革”前头，还应该加上“反右”二字！冰心注）在科技、文化、教育事业一片荒芜、百废俱兴的时期，他们成为最可依靠的中坚力量，或曰‘中流

砥柱’，他们一直在超负荷、高消耗下疲于奔命，体质一直下降或未老先衰，或猝然死亡，这不是偶然的現象了。”

文章的末尾说：“我国知识分子的总收入尚不及普通劳动者（比起腰缠巨万的“倒爷”来，更有天渊之别了，冰心注）大约是世界上知识分子待遇最低的国家之一了，而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知识分子都格外得到尊重，有着一般体力劳动者所不及的优厚待遇，我国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寿命比全国人均寿命要短近十年。为了中华民族的腾飞，抢救中年知识分子迫在眉睫。”

说“腾飞”是很乐观的话，长出翅膀的知识分子，有的已经折掉了，坠地了，有的已经飞走了，“外流”了，谈抢救谈何容易！

说一千，道一万，抢救知识分子的工作，还得知识分子自己来做，“殷忧启圣，多难兴邦”，呼吁，请求，是没有多大用处的，我有这个经验！

1988年9月1日急救就
（此文原系冰心先生为《国殇》写的评论，发表于

1988年10月15日《文艺报》，并曾收入《霍达报告文学选》为代序，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）

。这一股风，这一大灾难，这一往平地上空至的灾难，于今形

林望直一激整带！惨绝人寰！于今天在半时，声震的灾难

！入世

的灾难，这一大灾难，这一往平地上空至的灾难，于今形

林望直一激整带！惨绝人寰！于今天在半时，声震的灾难

！入世

序二 文学贵在画魂

——读霍达报告文学集

。品书独野，凉书

。然而教育界领导，关于品书独野已来书，有些书士以
始已成了香典书，时书。前年十五是盛大，书书独野本荒煤

隔墙市街就本一定合近来书。《书并子公》书《人部是不建》本隔墙市

大概是在1980年冬天，我写过一篇文章《理解作家、人民和时代》，强调了这样一种观点：

真正人民的作家可以有各种荣誉称号：人民的代言人、思想家、革命家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、作家、诗人，但归根到底，作家是一个真正的“人”。他们有自己的思想、立场和观点，有丰富的感情。他们生活在人民中间，与人民同甘苦、共患难，有他自己的感受，鲜明的爱憎，真挚而深厚的感情，喜人民之所喜，忧人民之所忧，然后他才能进行创作。

所谓创作中的灵感、冲动、激情、倾向性、真实性等等，无非是一个“情”字，对祖国、人民、革命事业、生活、工作，以至对家庭、朋友、恋人……有无真情。没有无情的作家。无情的人绝对做不了作家。没有丰富热烈的感情，怎么能有鲜明的爱憎？又怎么可能产生强烈的冲动与创作的欲望？这种感情来自作家对时代与生活的理解和认识，是在生活搏斗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，并和他个人的命运休戚相关。所以研究作家，需要了解作家的感情甚至命运。也只有这样，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作家及其作品。

这是我当时对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的一个期望。我原来也想在晚年把有限的时间都投进这个工作中。没有想到，我却始终是文学战线上的一名散兵游勇。我年逾古稀，从行政工作中退下来之后，时间和精力愈来愈少，读的作品不多，除了为极少数文学新人的作品写点短文，做个“啦啦队”队员，发出一点鼓舞性的呐喊之外，哪里能够去研究几个作家？又有什么年轻的作家愿意来和我们这些老

头儿(自然也有些难以改变的老观念)谈他们的感情和命运?因而,我无法实现自己要“研究”他们的愿望。我也不敢有什么奢望,以作家的知己或老师自居,指手画脚地发表高论。我宁愿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,实事求是地说几句真话,谈点读后感,供作者与读者参考。何况来自各方面实际生活的广大读者,会有更多的人比我们更理解作家、理解作品。

以上这些话,看来与这部作品无关,但我确是有感而发。

我认识本书的作者,大约是在十年前。起初,她让我看了她写的电影剧本《我不是猎人》和《公子扶苏》,后来送给我一本她的电影剧本集。我也送给她一本主要是谈电影剧本创作的论文集。现在看来可笑,这无意中似乎说,她还得好学习一下电影剧本创作的理论,或者说我还没有承认她是电影剧作家——尽管当时并没有这种想法。

使我刮目相看的,是她在1986年秋发表的中篇小说《红尘》。说实话,我为作者用“京白”口语如此细腻地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心理,纯朴自然,清新可喜,立即在脑海里留下了几个难忘的悲剧形象,并且触发了我的职业病,觉得应该把它搬上银幕去——可惜,在“娱乐主体”论的大潮中成了梦想。

没有想到在1987年她又发表了长篇小说《穆斯林的葬礼》。这两部小说给我奠定了她作为小说家的形象。我欣赏作者着力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这种追求。这符合我简朴的审美观念:一部作品读完之后,留下几个难忘的形象——典型,就是读者最大的享受和幸运。

更没有想到霍达在出版了《穆斯林的葬礼》之后不久,又给我送来了报告文学集,激发了我更多的热泪,也引起我强烈的思考。然而,我却觉得无法对此书进行什么文学评论。

报告文学最大的特点是用事实说话,说真话,有真知灼见。如《国殇》、《民以食为天》,以大量的事实与数字所展示出来的问题,作者的忧患意识以及由此带给人们的思考与激情……终究不是“创作”而是“事实”。我们应该感谢作者用慧眼从大量实际生活中去关注、发现、发掘出许多典型的事例,用生动的充满激情的文学去表现

这些事实,打动人心!我也很难设想,有人读了这样的作品会漠然无动于衷?

由此,我产生一个联想:当代年轻的作家的确应该是多面手。一方面以一颗赤子之心,关注现实,既要看到我们已经开拓的新境界,获得巨大的新成就,也要正视我们目前继续迈进还有艰辛的征途,还有待付出更艰苦的劳动。

我们的文艺既不能只强调什么“娱乐人生”的功能,也不能强调什么脱离时代、生活和群众的“纯文学”。这实际上是为今后反映当代题材积累素材和资料,也是为自己写作反映过去的生活建立一个新的历史高度。只有立足于今天,才能更好地回顾历史,进行反思。只有正确地真正认识了今天的成就和不足,才能更清楚地真正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。历史以现实作为一面镜子,相互对照,历史的原貌就更清楚了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我觉得霍达这条路是走对了,她在小说和报告文学方面的双丰收,也就可以理解了。

当然,这也不是说,作者的报告文学没有她自己的特点。除了敢于忧天下之忧,密切关注现实中的大事,显示一片爱国的热忱之外,她在报告文学写作中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长处,善于着力表现人物的个性与心理,以细腻生动的语言去表现这些人物的情感。也就是说,她在报告文学中也发挥了小说的特长。在《渔家傲》、《起步于黄帝陵前》、《弄潮大西洋》以及《吴冠中》等篇什中,不论是写基层领导干部、年轻一代的电影工作者、在大西洋开创中国远洋渔业的弄潮儿,还是名震海内外、独树一帜的老画家,我们都发现他们各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心理,却又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写出了一个个的中国魂!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,勇于开拓,敢于创新,有胆有识,不愧是改革开放、“四化”建设的创业者!

作者在《吴冠中》这篇作品中说到吴冠中传给学生的一个“秘诀”:“艺术的生命在于画魂。”也讲到吴冠中特赞李可染的名言:“可贵者胆,所要者魂。”因此,吴冠中的许多学生离开学校多年之后,仍然念念不忘老师,其原因就是:“他教给他们作为一个艺术家最重要、最宝贵的东西:穿透世界的眼睛和再造世界的头脑,而不仅仅是

目 录

序一 我呜咽着重新看完《国殇》	冰 心 (1)
序二 文学贵在画魂	荒 煤 (3)
绿叶的荣誉	(1)
起步于黄帝陵前	(12)
万家忧乐	(41)
渔家傲	(79)
小巷匹夫	(98)
国殇	(117)
民以食为天	(176)
吴冠中	(238)
白衣上校	(316)
仰雪词馆主	(332)
心中一片净土	(435)
真情绝唱	(456)
长岛人歌动地诗	(470)
王炳申与神奇的生物场效应医学	(492)

绿叶的荣誉

希腊人说：天上三位命运女神，执掌着人类的命运。克罗托纺织生命之线；拉刻西斯决定生命之线的长短；阿特洛波斯负责切断生命之线。

人们理所当然地憎恶死亡，憎恶短命。人们热爱生命，赞美女神克罗托，因为她纺织生命之线。

播种了爱，却从未想到收获

她，北京市红十字朝阳医院外科护士长、主管护理师、全国“三八”红旗手司堃范。

那两鬓银丝，原来黑如墨染，是岁月的流水冲刷成洁白的。

她也有过青春妙龄，那时候真年轻，只有十八岁，苗条的身姿，娟秀的面庞，白皙的肤色，两汪秋水一样的眼睛。洁白的罩衫使她亭亭玉立，像一朵含苞待放的玉簪或是百合，轻轻地，轻轻地，迈着悄无声音的脚步，一缕暗香飘进了病房。她那时就已经是护士了——天津“中央医院”的实习护士；但其实她还是学生——“河北医学院附设高级护士职业学校”一年级新生，白罩衫短袖外边露出的校服灰袖标志着这一特殊身份。护士，不是毕业以后再实习，而是在实践中学习。刚刚学了三个月的基础护理知识，她就走进了病房，当一个护士使用了。

她的第一个病人是个危在旦夕的肺结核患者。脸瘦得像一具骷髅，一动不动，两只大大的眼睛像已经死了的鱼，直愣愣地盯着她，那脸上，还残留着咯出的血迹。她仿佛站在地狱的门外，感到一阵恐惧，毛骨悚然。这个十八岁的少女还从来没有见过死人，虽然，她四

岁上死了父亲,九岁上又死了母亲,但是姐姐怕她幼小的心灵经不住死的刺激,没有让她看到父母的遗体。而现在,一个非亲非故的“死人”呈现在她的面前,还要她动手去摸,去擦,去……她害怕了。不,这不是太平间,而是病房;那个人没有死,他还活着。只要病人一息尚存,不管是大夫还是护士就没有后退的权利。她自己给自己壮胆,上前掀开了病人的被子,一股血腥气味扑鼻而来,一副骨瘦如柴的躯体呈现在她的面前。她努力回想着三个月来学习的功课,思考着自己该干什么。干什么?这还用问吗?她给病人洗脸,把那张骷髅一样的脸洗得干干净净,不留一点污垢和血迹。她给病人做口腔护理,把自己的纤纤秀指伸进那死人般的嘴里,擦呀擦呀,六面都擦到。人的嘴,像一座洞府,一个房间,有六个面,都是护士打扫的范围。她给病人擦身,那每一块嶙峋的骨头都要触到,硌着她柔嫩的手掌,她觉得这双手在伸到棺材里摸索。她给病人换下血污的衣服、床单,换上一尘不染的新装。她把便盆伸到病人的胯下,给他接小便,尿液溅到她的手上,啊,这是十八岁少女的手,花瓣儿一样的手!她的脸红了。这位卧病在床的青年,他家里还有母亲吗?还有姐妹吗?即便是有,她们也未必能这么做吧?然而,这位素不相识的少女却做了。

他果然没有死,在死神面前挺过来了,病情渐渐有了好转。他能说话了,告诉她:他是清华大学二年级的学生,考上大学是多么不容易,这里凝聚着他一生的追求与理想,可是没有想到刚刚上了两年就倒下了,在他严重咯血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的时候,他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,或者说,他已经是个“死人”了,可是,她,把他从坟墓中唤醒了。

这话说得太过分了吧?一个小护士没有这么大的神通,抢救你的,是大夫,是医疗技术,是药物啊!

不,小护士过于低估自己的力量了,她没有把自己的无数琐碎繁杂、平淡无奇的劳动计算在内,没有把自己作为一个“人”、一个健康的人对另一个“人”、一个垂死的人的感召力计算在内。她大概没有读过杰克·伦敦的《热爱生命》,不知道一个由于饥饿、劳累、孤独而即将死去的人,面临着狼的挑战是怎样不可思议地获胜的,那是生的欲望,是人的勇气,是爱的力量!她不知道,完全不知道自己输出了

力量,输出了爱!三个月过去了,他完全恢复了健康,那一具垂死的“骷髅”重新变成了一个生龙活虎、英俊潇洒的青年。“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”?不,用不了二十年,再造生命只用了三个月。

他该出院了。

他望着她,真诚地望着她,一双眼睛流露出无法掩饰的哀伤:我多么愿意继续做你的病人!

愿意做病人?这真是天大的傻瓜!别说梦话了,走吧,你已经是健康人了,医院的位子是为病人准备的!

他走了。临走之前,他胆怯地伸出手来,想握一握那双拯救了他的生命的手。小护士没有伸出手,十八岁少女的手,是不肯轻易让人握的!清华大学二年级的学生默默地走了,回去上三年级去了,而护士学校的一年级新生还留在这里,继续实习,内科之后又到小儿科、妇产科……一路留下悄无声息的足迹。

也许,他后来又来到这里,看望她,寻找她,却没有找到她的踪影。她也走了,当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,她参加了天津市第一批抗美援朝医疗队,冒着1950年冬季的狂风暴雪,出发了。戴着皮帽子,穿着棉军装、大皮靴,像一名战士,唱着战歌:“雄赳赳,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!保和平,卫祖国,就是保家乡!”

她没有跨过鸭绿江,每一名战士都有自己的岗位,她的岗位在后方医院。年轻的姑娘,不要以为你远离战场。战场就在你的身旁!什么是战争?战争,不仅是血与火的燃烧,还是善与恶的搏斗、爱与恨的交织、生与死的较量!

也许有不少经她护理过的战士像那个从病房重返教室的大学生一样,此后的多少年一直在打听她的下落,寻找她的踪迹,而在南来北往的人流中,却没有认出早已失去孩子气的她来,他们擦肩而过,失之交臂……

也有人认出了她,在火车上,公共汽车上,人行道上,她经常听到亲切的呼唤:“喔哟,这不是老护士长吗?我这条命,要不是……”接着便是一片感激和赞颂之词,甚至还拉着她的手,一定要她到家里去做客。这都是完全真诚的、发自肺腑的。而她,却报以歉意的微笑,